

# 稻城暖溪记(节选)

□ 张 超

## 编者按

在这篇游记中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重返康南和稻城亚丁的旅程。他的脚步穿梭于雪山、温泉与藏族村落之间，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恩赐。旅途中，作者重温了青春岁月的足迹，与这片土地的过去和现在对话。文章徐徐展开，却带着奔涌的气韵，展现了康南的自然之美、文化之醇、时代之变。作者笔下的康南，生活水平节节攀升，产业发展生气蓬勃，科创之风扶摇宇宙，展现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史诗性画面。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旅行，更是一段心灵与自然的和谐交响。

头次来，待得时间太短。当时，蓝工已在青藏高原跑了近20年；他有些疲惫，确实还很不错，如捉鹰驯化空中拍摄的想法；今天看来，在当时国内也算超前（我国航拍已是改革开放才有的事）。至于这山谷秋冬早晚雾、云成因；更高处天空，之所以那么晴，阳光那样好，究竟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？除经纬度外，还有没别的原因？别说蓝工码不实在，就是到了今天写本文的我，也还没真正弄明白过。

说来奇怪，在青藏高原那些天，那女孩和我都“高反”；到理塘时，蓝工为那女孩请了医生，输过两次氧。可是，翻山越岭来稻城，入驻茹布查卡，几天过去，不知不觉中，她气喘症状有所缓解，脸色有些恢复；我状态也好了一些。接着，三人还去了乡城、义敦和巴塘等地，又翻越过好些大山，高反症状也都没加重过；所谓“高反期”，不了了之。究竟啥原因？蓝工一直解释“是较重的感冒”；现在回忆起来，我倒觉得，很可能是因茹布查卡特殊环境，转移了我们注意力，缓解了症状；或者，真如房东阿妈所说：多喝茹布查卡酥油茶、勤洗浴，有治病功效。

我长期生活在内地，从小在乡镇小学、中学读书，后来当知青插队，天上的云，冷天里热水雾气，昼夜几乎随时都能见到，也没啥较磨的印象。这次，上青藏高原，见识到茹布查卡、甚至与暖溪有关的雾、云，几乎零距离接触，才真正有了这方面概念。一位在村子旁搭帐篷、沐浴的阿里（77岁），他回答蓝工提问，很特别：“茹布查卡，是贡巴山神灵加持过的圣洁。沐浴，可洗净前世今生的不洁、污秽，为进入天界打下底子”；像“布姆本松”传说所述那样，长期饮用、洗浴，有美容健身，延年助寿功能；因而村子才历来有长寿村美誉。这是一方水土啊！

## 一

出租车奔驰在柏油公路上，驶入贡巴山北麓。车窗外，雪越飘越大，眼前路段已被积雪覆盖；一切，逐渐掩入暮色中。前方，现出了些石碉楼建筑，亮着稀疏的灯火；记忆中的两座小山峡谷交汇处那些巨石山岩，似乎看不见身影。

“茹布查卡变化不小呀！”越是临近目的地，我越关切，不禁说出了声。“呵呵”塔新师傅笑了笑，沉吟了片刻，他告诉我，变化是大，明眼见着的，是民居石碉楼，柏油路，电力设施；其它时候不易看出的，是秋冬早晚这山谷里的雾、云——从20世纪80年代年开始，多次配合县城建设，村子几番改造，尤其省、州、县打造亚丁5A级景区：人们埋设引水管道，翻山越岭，把大部分温泉水输送县城，供星级宾馆使用，村里温泉水量明显减少；相应地，无论是山谷底的雾，还是半空中的云，也都淡多了。

“旅游上，这里可是一个大卖点，稻城特色呀！”我感到惋惜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“比起三怙主神山、亚丁景区，还是小得多，”塔新师傅正说着，柏油路两旁路灯都亮了；在这一瞬间，一盏盏的它们，与眼前那些石碉楼灯火，联缀为一体、大放光彩，宛如嵌在天幕脚下熠熠闪光的珍珠。这时，我们开始进入茹布查卡村！一条小街映入眼帘：两旁毗连着石碉楼，窗户白光流泄，与街灯柔和地融在一起，相关物体轮廓变得有些模糊。

来到小街尽头，透过车窗，只见雪花纷飞中，街道地面，两边附属建筑物、小树上，有不少积雪。塔新师傅介绍，这里，就是以往的露营地；如今，坐落着十多户商家，做着洗浴，民宿和餐饮生意。店面、院落大小都有。

散去；可见着邻家乡亲院墙，栅栏了。在房东家火塘边，三人匆匆吃了些东西；接着，蓝工肩挎相机，带着我俩，又朝出露点赶去。

这时，山谷里，雾的残余，有的飘浮半空；有的明显收缩，上升至山峦间，成了云，无声无息；天空顶，现出些湛蓝。来到荒滩上，蓝工发现，村子所有房屋，全坐落在出露点东南；在附近，三人匆匆走一遍，才看清暖溪上游区域，除出露点外，还有汉式浴池，民间露天浴池；下游区域，有清洗毡子的长堤，人们小憩的草甸，小树林。

出露点最惹眼的是：三大块花岗岩，像天斧凌空劈下的，高的有一人多高；一块像碑似的立着，一块似祭祀台横在前面，一块从侧面自上而下、插入呈葫芦形温泉水潭边缘。我在不远处，乍一看，这温泉水潭，仿佛像口巨大铜锅，下面烈火熊熊，恨不得立马把温泉水烧干。

在附近荒滩，三人还见到种青稞的坡地，面积不太大（这季节还没苗）。村里人介绍，引温泉水灌溉由来已久，产量还行。低洼处，有些荒草，一丛丛的；小，虽不水灵润泽，但实实在在在生长着。“在这季节已很不错啦”蓝工感叹，“一路上，你们都见着的，别的村子除极少数枯黄的枝叶外，四周一片冰雪。这山谷里空气，几乎像内地山区朝霞一样湿润！”

## 二

后来的六七天时间里，不管深夜，还是凌晨，我们在茹布查卡雾里来、雾里去，准时测量。中午，太阳出来，三人或徒步荒滩，攀登附近山峦（考察地貌，搜集档案资料），或分别去汉式浴池沐浴，或在下游堤边洗衣、小憩。

对暖溪，蓝工很上心，尽量从各个方面去了解、琢磨它。有好几次，他请村长翻译、比划，向当地藏族老人问这问那，内容大多涉及这方面；事后，把它们记在本上。当中有些我至今记得。

当地藏族老人视茹布查卡是大海之源，说它既充实大海，又滋润大地（也把大海喻为智慧源泉，认为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富）。因此，岁末年初，民众聚集村旁祭贡巴神山，也祭茹布查卡，虔诚地对出露点撒糌粑、青稞，口诵经文，祈求龙王保佑，风调雨顺，牦牛壮、山羊肥。

一个中午，同样是日出后，雾散云开。蓝工带着那女孩和我，去攀登附近那座最高的山峦。三人，三副墨色的防雪镜；一路都有积雪，洁白洁白的，有的路段，没过了脚踝。一个多小时后，终于攀上顶。

这时，一只很大的山鹰，盘旋在不远处的天空，那女孩和我，兴奋得摘下防雪镜，手舞足蹈；过去，我俩哪见过？身后，两座小山峡谷交汇处——那些巨石山岩、谷底荒滩也都积着雪，但可依稀辨出大致S形轮廓；这片秋冬早晚常有雾、云的天地，像微缩景观模型。蓝工拍摄了几张照片，指点着我俩，在雪少的地方，查看岩电，开路在前；那女孩，还有我，紧跟在后，也各自打着手电，拎着工具。不过，对我们来说，深夜，在这种环境走路、做事——还是平生头次！尽管下午已走过一两遍，但毕竟当时天没全黑；一路转弯抹角、坡坎多，能记住啥？灰蒙蒙中，手电光束成三团光亮，变幻莫测，一步步往前；光亮，照在物体上，背影投射附近，影影绰绰，像走马灯似的，叫人眼花缭乱；伴随三人脚步，出露点泉水喷发鸣叫，流动荡漾，一切声响，越来越被放大，直至让人发颤，有一种难以描摹的奇异……

“这是飘起来的梦……”那女孩不禁说出了声。

“哟，看出些名堂来啦；谷底的雾、半空的云，与温泉有关吗？也说说吧。”蓝工一称道，那女孩即刻脸红起来，无语了；蓝工起身观察了一阵，说道：“这些雾和云，上升时，从里向外蔓延——横向、竖向不断扩展；驱干，奶白色的，表面上像荒滩冰雪，甚至似融为一体。但实际上，冰火两重天；茹布查卡，让这些眠酣睡、白雪皑皑的高原大地，更有生命气息！要有条件的话，捉一两只大鹰，驯化了，让它们驮着相机，从半空中往下拍摄；说不定，还能看出别的啥来。”

青藏高原上的一切，对我，还有对那女孩来说，还很陌生。毕竟我俩平生

缘文化，都是可持续发展必备强项！

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，国家考古机构专家发掘解放（茹布）乡皮洛远古文化遗址（距茹布查卡直线距离不足13公里），发现了手斧、薄刃斧，数量丰富、形态规整、技术成熟。据此，人类登上青藏高原并长期生活史，从已认定的34万年前（西藏尼阿遗址），向上推进至10万年前，甚至20万年前；终结西方学界旷日持久的“莫维斯之争”，确立了稻城——迄今发现世界上海拔最高、最典型阿舍利晚期文化遗址地位，大大提高了我国此领域学术影响力、国际话语权——有助于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远古根系、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史前根脉，意义非凡！

## 四

翌日。早上，我在四楼客房漱洗后，去二楼客厅，见志玛阿意小女儿边做家务，边等我早餐；家里还有阿妈、小孙儿在。她们告诉我，阿意夫妇驾车去办货了；其他人上工的工上，上学的上学。早餐后，我回到房间，初步整理了这一路拍摄的图片、视频，在群里发了些；收拾了一下行李箱，用手机上了一阵网，不知不觉过了许久。

“这都多前啦，还有月亮？”

“真逗，是太阳！有雾……”

一听院外有北方游客说有雾，我连忙起身来到窗前，拉开帘子，推开窗户，果然！满天薄雾，像灰白纱幕、薄蝉翼般透明；朦胧的太阳，从后面映出，乍一看，还真有些像月亮。这雾，啥时起的？看来，我这个茹布查卡故人，运气还行，暖溪给面儿！

窗外灰蒙蒙的。石碉楼外墙、栅栏、院落，还有附近小坡地面，有层不薄不厚的积雪；远处，山峦轮廓也朦胧，我穿上防寒服，出门，下楼，走出院门。这时，远处隐隐有汽车发动机声；在雪地中，走着走着，来到一条不太宽的小巷，似乎有水流声，在这静谧的上午，显得轻柔（当然，再没以往记忆中那种闹市般喧嚣、嘈杂）；不知不觉中，我来到一户人家屋后，发现了条小水沟，花岗岩碎石砌的，里面似乎有热气，伸手去探，是温泉，还烫；顺着水流方向往前走，又见另一户人家屋后有一条；在小巷尽头还有一条，它们不平行，但方向基本一致。难怪昨晚没寻见自己记忆中的“布姆本松”，还有当年修筑那些工程痕迹；所看到的，都是历届县城改造的产物！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排水沟，与暖溪相关的雾、云联系虽不明显，但毕竟还有；它们隐隐约约，集腋成裘，缓缓上升；至两座小山峡谷交汇处谷底半空，流连忘返，团结不散，结成一幅庞

大帷幕，无声无息。中午，艳阳高照；无云、湛蓝湛蓝的天空，像一面明洁无尘又广阔无边

的镜子，照着白雪皑皑的群峰；在这些群峰当中，矗落着WeHoST台站。这时，在台站园区围栏里，三四处建筑施工工地，马达轰鸣声此起彼伏；在大门附近，我结识了台站里一位年青科技人员。

他身着橙色冲锋衣，戴一副墨色防雪镜；因闲腻，正要去附近雪地游荡。见我独自乘出租车而来，客气地询问：“有何公干？”得知我原在基层搞地质，来这里纯粹出于好奇，他便与我交谈起来。尽管我俩互不认识，年龄也悬殊，但竟还是河北同乡；很快，有些熟络。他叫李文，博士后。他介绍说：园区里，这些在建的，即正式观测台、附属设施及生活区；预计2026年全部建成。矗立一旁那座观测台，有7层楼高，雪白雪白的，那么耀眼，运行两年多啦（用集装箱组合而成）。

有高人引领，事情变得简便多了。踏着没过脚踝深的积雪，不一阵子后，我俩攀上附近一小山头；在那山头上，竟在白雪皑皑群峰中，我又目睹了三怙主神山芳容——夏诺多吉、仙乃日、央迈勇；阳光下，它们像三位藏族少女珠冠，泛着光芒，璀璨夺目，美妙！

“请教一下”踏了踏脚下积雪，我半开玩笑，对李博士不禁带出自己“灵魂三问”疑难：“稻城雪山中最高的是仙乃日，6032；婉转一点问，如今无名山，将在您们圈子里发展会达到啥程度？海子山、噶通镇、波瓦山，又分别在您们行业里会崛起得多高？”

“看您这，哪‘婉转’呀？呃……其它台站，请挨个去考他们吧。”李博士笑了笑，摘下防雪墨镜，一边用纸巾擦了擦，一边思忖着说：“我只谈WeHoST，现今主要在积累数据；到2026（年），正式台站运行。到那时，无名山，将和美国夏威夷群岛、欧洲加那利群岛并列——使中国稻城，成国际大型太阳望远镜集中所在三个不同时区之一；实现人类在24小时内，完整观看太阳每一个细节！”……

我俩回到公路附近。这时，一辆皮卡车缓缓驶来，在李博士身旁停下；驾驶室窗户轻轻降下，李博士的同事，又一位博士后；李博士把我介绍给他。原来，李博士同事正要去LHAASO商量事，想请李博士陪一趟，随便聊点别的。李博士犹豫了一会儿，转身看着我，还是应下了，并邀我一同前往；我求之不得，正要去那里嘞！在那个时段，山上不太好拦出租车。于是，跟着李博士绕到驾驶台右边，顺上了那皮卡车。

从WeHoST到LHAASO，相距也就24公里左右；路好，加之开车师傅级别别那么高，李博士同事轻车熟路，不一阵子后，皮卡车进入LHAASO园区。

置身在LHAASO园区里，透过皮卡车车窗，眼前是一大片望不到边、巨型的观测器复合阵列……身旁的李博士给我介绍：“他们搞宇宙线观测，利用海拔区域，接受从外太空来的带电粒子——主要成分质子，携带着宇宙起源、天体演化等重要信息……”在门外汉我的眼里，它们哪是数千座宏伟的探测器?!分明是，失传两千多年，世人至今还种种推测，披过神秘面纱的八阵图；此时此刻，我与其说是被震撼，不如说在“穿越”中。

如今对稻城，媒体有“井喷”“出圈”说法，甚至用“石破天惊”“运来天地同助力”词语来形容；看似夸张，但实际上是客观描述，恰如其分！如此机括、格局，显然，不难想象，用不了多久统统整合特有天文科研、雪山生态、史前文化资源的当地，终将以何等成就、何等面貌呈现于世！试想，这位同样关切人间、宇宙和天体的藏传佛教领袖，与这些辛勤奋斗，同心协力的科技人员一起，借助脚下这片“穿越古今”的纽带，借场体验，通过历史隧道，飞向人类早期历史遗迹“回想”；科学监测，神思升腾，上天入地，拜会古人，访寻来者，探奥搜奇，探讨浩瀚星空，共同开创人类未来，如此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式的历史时刻，咋评价也不为过！

仅以探索宇宙空间来讲，实在是复杂、宏伟的工程，大如太空列宿，小至蚜蜂蚂蚁，一切活动交易，各有次序，须严格按计划一进行；虽说“观天象”本就是中华文化传统，但对志玛阿意一家来讲，对塔新师傅来讲，对稻城及康南其他信众来讲，乃至对全国其他民众来讲，从较高层面要求，真正弄懂天文科研、史前遗址文化深意，把雪山生态旅游经验与前两者相融，取得三者叠加大于三效益，确实需些时日！所以，省、州、县掀起的科普活动，如天文爱好者观星、皮洛网红打卡地，不可或缺（天文考古公园建设意义所在）。要知道，越追求高大上目标，越应重视实业根基，重视不起眼的微小成份。“一峰至微，亦能游观乎天地；一蝦至微，亦能放肆乎大海”，身处偏僻之乡，随时义无反顾，投身中华救亡图存烈焰；身居小山村，无论环境如何，一旦国家产业建设、空间拓展需要，为整体利益牺牲小利。看似普通的藏族民众，血脉里延续着皮洛文化基因，追求大目标，始终如一，无声无息（也是“布姆本松”精神境界！）正因如此，未来，必定像茹布查卡流得更远，升腾得更高！

脑际里闪过一个相近意象，翻翻手机，当中有我在亚丁拍摄记录的原生态山歌视频（春秋拉姆唱，76岁）。此刻，不由得跟着哼唱起来。歌词汉语大意为：

山溪昼夜不息流淌，它不是没家，是要朝大海流淌；山溪昼夜不息流淌，它不是没家，是要围绕世界流淌！

（全文见“文学川军”公众号）